

廣而開之以成道場指數于今又閱春秋三百餘載咸淳戊辰老衲自龍江來住山凡十年適值兵革頌為瓦礫草莽之墟過者太息老衲不揆不謀於眾不求於人自傾倒衣鉢一力幹運義積餘藏如治私產因其故址微工儼功勞苦服役踰數年而克有成增置田畝利俗於昔苟得以贍徒眾晨香夕燈上祝聖人壽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佛法中其亦庶乎可以無愧於廣明景德二代之開山也又於寢堂之內偏建殿樹塔列歷代海會于左右上塑三佛中卜一穴是為靈室反真歸源此老衲之願畢矣今欲伐山石刻之歲月使將來眼知作之本始慶稔開真善欲識適意空宗種種因緣輒敢以須彌作筆海水為墨作之數句不異語予以方便故不敢辭應

御二

十

作是言曰善哉善哉師名正榮其先二山長樂之古縣人也俗姓謝家世為儒此所謂魁奇忠信材德之民能以絕俗離世而取功名者也記畢長嘯出門人不知予之所之師曰其神乎元貞改元菊節前一日前廣陵尹東

海徐儒子記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徐仙翰藻卷之三

鰲峰賦

巍巍乎高哉鰲峰之竦傑也按淮南子之括象圖是以知其宗祖發於崑崙考赤松子之青囊經是以知其枝葉之分於度嶺自南而來也憫若諸蕃而入使向北而朝也效彼崇嵩而祝聖其勢展雅其容端正如覆金甌如翻洪鼎如仙人之展具衣如玉女之開粧鏡如武夫捷卒之頂兜鍪如王公貴人之執圭珍外有方山拜於前而為之凡峭山侍於後而為之屏鹿山為之輔而左支合山為之弼而右撐齊齊整整峙峙亭亭雖池之九華歆之黃山不足以喻此峰之偉觀括之成都溫之鴈蕩不能與此峰而齊名吳之會稽楚之雲夢惠之羅浮朗之武陵皆不足以形其狀亦不敢以狀其形我為橫笏以量之其方圓也何止二三百里立表以算之其上下也不啻四五千丈去天咫尺聳人觀望御扁楹而歷險假絕縈而直上進步可以造紫微之庭舉手可以掬銀河之浪窺爾人物小哉穹壤

御二

十

俱在吾目如示諸掌使孟參軍寓此必為落
帽之權使謝太守知之必為整履之想斯人
已去此音誰賞若夫委委蛇蛇高高低低凸
凸凹凹不等不齊層層疊疊為嘔為吐朝露
收兮陽鳥旭於東暮霞飛兮白兔魄於西引

清輝兮皎皎挹翠影兮萋萋至於春風動兮
花卉芳菲夏雲奇兮樹林陰翳秋露晞兮嵐
光淡薄冬霜墮兮草木凋瘵此良辰美景之
所難并詩人墨客之所睥睨其間虎狼狐
兔為穴為窟鳥雀鳩雉為壘為巢或鳴或噪
或嘯或嘯士張垂天之罩下布荒野之罟若
挾夏服之箭左提烏號之稍或縱或擒或蒸
或炮以供我祀以充我危所產之木曰松曰
柏曰樟曰橘曰棟曰桐曰楠曰梓曰楓曰杉
曰樺曰檉曰檜曰檀曰槐曰梓曰柯曰楸曰

榕曰楸曰打曰楸曰楸曰杞曰杞曰楸曰杞
曰樺小者可以為店為楔為根為闢大者可
以為樑為楹為梁為栝其用也博可擇而取
又有紅蕉白芋細葛青麻山桑野柘槐黃藍
青拖子橘皮真紅紫萸之類可以為華身之

卿二

士

需嘉技能眼攬橘餘柑林檎黃彈朱櫻白柰
棠橙麻櫨楊梅為樺之屬可以為適口之助
言其藥則有香薷牛膝黃精薯芋交騰馬蹄
地黃鼓子薄荷茵陳紫蘇香附萊菔甘菊扁
豆香枳苦蕒茴香蒲艾蓬莠黃蘗木鱉鴛鴦

羊乳或生顧渚之紫笋或產交州之薏苡靡
所不有未能殫紀何今昔之不同嘆日月之
雲逝是以橫笛一聲或伍牧童而采歸欄柯
一局或學樵父而偷閑石尊尊者為方士之
室草蓬蓬者為隱人之庵安禪有座登真有
臺曹現天燈之瑞嘗留仙丹之丹石鼓之聲
猶響鈿石之紋尚痕窄而險處號引戰之門
坦而平處為息馬之灣古來遺跡吾豈虛談
胡為感慨尚可覽觀我手有莫攀之壁淵
淵乎有無底之潭各立深淺分為二三芝蘭

同芳而發郁藤藤交翠而豔瀑源泉混混流
聲潄潄一條瀑布萬仞垂若其白也如練其
青也如藍其澗也負如珠其盛也深如盤金
刀剪裁未為易玉尺量度誠為難時有神龍
變化如恍如惚或飛或潛或出或沒或激而

卿二

士

為雷為霆或奮而為颶為颶或沛然而雨勢
祁祁或油然而雲氣浮浮祠修褒封民無怠
忽鴻濛既判遂古之初孰為措置以麗堪輿
既分秦都未入漢圖所治南越惟君無諸暨
椎汚俗世守一隅韜光晦跡孰敢誰譽自唐

貞觀册名上都風聲壯麗氣貌魁梧宛若數
里徑披一坡鍾青鋪而闢閣接潮聲而盤盂
派其墩曰傳築支其崗曰香爐維水之白維
石之烏前洋之為肘為腋富山之為趾為趺
此上此民是田是廬何迺陵遷谷變時易事
殊五季遺亂十姓並驅豈期王氏自謂黔愚
內溺淫侈外事科數宮室無度遊畋自娛時
靡有定不遑啓居使鳥驚而獸遁幾絕生息
使山童而木削遂成丘墟毋乃蘇氏壘出是
以眉山一枯人有常言事果不誣始自建隆

至於祥符朝廷文治鄉校詩書追時厥後名
公鉅儒相為汲引無復躊躇獨先於諸郡踏
破仕途朱紫背項車馬門閭昔也此峰之靈
以物之秀今也此峰之精以人之儲嗚呼輻
南軸北留來黑往何此峰之不老托以神而

是降爵秩有加聰明不與誘諸人以為善慨
斯文之未喪況神藏於密道隱而微自知謹
怪恐涉狐疑大義頗羞於曹植十年深愧於
左思姑作獲麟之筆毋貽覆瓿之譏

靈濟宮賦

龍銜圖龜鬻書何諸恠而詭異者乎詰之森
元泰元嘿嘿印將求索於惟象之初羲如告
叩其故兮咨矇矓而未察挾既覺於玄鳥兮
倏以自造而歸之冥冥塞巧倂之標正兮章
玄文而志畫非建葦之啓前兆兮彼靈氣而
○
莫神觀幽人之覺第兮守以又玄而莫莫電
倏忽而翁赫兮是不可兮彌測迺窮宇宙兮
執預其終等堪輿兮長無極是以五帝亭車
三皇繹繹神囿兮有制祗堂兮有式蹴羸踏
列以涉兮誰復參差而不輒九天之寥邈
兮安放安屬何剗剗而來下兮鰲峰是宅陟
織炭以托嘉煙兮直峽峽而造天耽青璫而
下盼兮黃土乎丘岳雲瀆波詭基之連蟻蟻
兮摩於東平原唐之濫而駭駭兮趾裂禹而
成峰岩岩然若馴馱之駟昂昂然若赤驅蒼

龍覽稼流於蓮華兮挹素靈而心爽靈山之
嶺岷華巍兮襲青氣之豐融九阡九陌之壇
漫兮并般廬而連局朝朝夕汐兮道汪流而
激激信矣夫嶽祗瀆鬼后媪育靈其年政和
容官是營作靈貞于則壯兮土木石工之告

屹然砥石之柱華然雕玉之楹巖岩兮飛宇
嶠嶠兮層巖列焚捺以布翼兮續續然相以
交錯重析疊拱兮薨薨增增而復峻增閱閱
間其朱閣兮危則俯岐陽之石鼓畧垣墉之
佳蒐兮炳炳乎丹青選闡秘室之嶷嶷兮從

○
延佇於荒忽東廊西序之峻嶒兮抱地勢而

相嬰又有麟毫之箔珠翠甲乙之絡羅孔雀
兮張金鶴綴繡純兮數底度受寶符之維山
兮感黃金曼陀未足以言瑞兮間以琉璃而
煢煢彤芝之雲氣騰騰博山之祥煙鬱鬱杉

松歌玉楯之風槐桂掛文憲之月或寤主以
瀦泉兮雜雷聲而活活鱗鱗之與鯨歸兮掉
清漪而發發溶餘慶之登宏兮納大千於一
粟淑龍首而發伊兮頻霄回於靈塔曰外相
屬前省後合殊形異觀莫能殫述至於塔級

之有等差儀衛之有號令左低聲右肅靜翹
翹兮固高壘茶兮呵禁苑羶兮不敢喘息猶
往兮束手聽命將事之夕齋宿唯謹顯昂俯
僂或退或進端容兮正色目存誠兮肅敬儼
然圖像之生稗氣燄之灼灼者者兮熊羆之

士業業兮貌貅之卒虎頭兮燕領龍鬚兮豹
畧羅弓矢兮樹旗旄執瞿矐兮仗劍鉞汲其
跡於無聲蔽其機於不測堅柳營之壁壘示
轅門之整肅使爾絕黨殊隣遐方踧俗梯山
兮航海畢馭其方物賦此館兮來賓有亭請

○
寫以為王會兮賀太平於今日恭惟

皇上億載萬年為父為母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修廼文偃廼武忠為甲兮信為胃禮為干
兮義為櫓蒐詩社兮獵詞林遊墨場兮聘翰
國將途群於崇環追慶雲兮坱白甫東壁騰

輝燦然可觀偉哉凌煙閣人物之盛兮畫腰
金而袍紫又如西涼伎獅子胡舞撞之都盧
舞經兮揮霍藏微之要妙兮梨園之曲聲嗚
嗚楚娃兮具豔秦娥兮衛姝粉白兮黛綠飾
純綺兮綴金珠飽饒精兮厭鼎肉八珍絡繹

○
御三

六

兮分御厨泉媵並修物媿何爐之道子用心之巧也如此靡敢藝嫚以為耳目之娛天門兮洞洞無階兮可拜名與德之盛兮日月爭光萬鈞兮未足以為重何迺屨之以無為惕然而若恐親親以睦兮序伐木之章魯侯燕

喜兮獻闕宮之頌名浴堂兮頌四字以為規婉婉寓其意兮亦庶幾乎能以警衆憂虞矣得徵之芳兮尚以古文未喪兮亦頗亦孔理平之作籍篆兮上可板於軒頡熊經龜息用以觀其繼兮即來今之責任徐董非至人其

孰能與於此兮敵可拜宣封而受天寵重曰奔雷公驅警蹕以鳴兮戒兩師而洗塵兮飛廉搖呵勵厥聲兮神母擲大先啓行兮駕龍輶而載雲旌兮八鸞五鳳紛紛其交迎兮乘清氣以上征兮驅閭闔而造紫庭兮曰出入

而靡有停兮下倒影而上光耀明兮百味皆酒將薦馨兮藉以芳芷雖杜衡兮澹然壽宮安可寧兮永永爾祀何千萬齡兮

文興庵賦

一日有好事君子袖香而叩於予曰吾鄉

卿二

七

之宮與廟各有碑餘慶堂亦有記文興庵塔其為道場未可以小可目之何不為措一辭意非敢後也蓋為道場將廢未獲其人以復其始坐此慚愧今因子之問姑撫其事以為有緣者勸乃賦之曰

警鐘萬仞兮去天一握蜿蜒而來兮不知其幾起興伏突然為青鋪之三峰兮爾廬爾宅揖尚壘之拱護兮眷西顧而徘徊非驢之能蹴躅兮龍象之為穴為窟奉如來之真舍利兮粒粒如舍利之銜金碧種包席裹兮載以駱駝而來於西域瘞之以為塔兮削以水沫而刻其山骨覺增增之級有七兮巍巍其高卓像千佛之化現兮運風斤而精鑿神火青而不熱兮燭斗牛而上薄人天鬼神所瞻仰兮欣予志之相逆而懽悅晨昏之作禮兮且奉奉於晦望弦朔此先祠之故庵主兮釋修偈之是作比干之胤曰懷賢兮實為鄉之檀樾假木魚以驚衆兮聲夜鳴之山鶴功一就於衆香兮一盂一勺元符之銘誌於石兮尚有稽其歲月言不可既兮茲特舉其大畧

淨慧之號振於古兮談西天之快樂文興之名著於今兮乃儒人之意有托祠宜聖兮志于學祀元皇兮于祿廣惠之有殺兮清貞有闕右叩於玄天兮左瞻平東獄延導師於安養兮昧青蓮而焯灼現千輪慧力之色相

兮不御鉛華而帶纓絡如負應之衣白衣繫繫兮或示以朴如明覺之掛金襴采采兮或稱其服慈濟之以醫而活人兮不假乎參苓桂朮英列之以孝而致身兮化世俗之薄惡命爾堂而曰證會兮神乎莫莫樓千門之五

卿二

六

鳳翼而飛兮簷牙高珠房庫之有次兮復經營於庖湍僧繇鬻其功於丹青兮汚或漫於黜聖百以器之既備兮靡有堅心而展力事和兮如章如吳如郭繼之以曰徐曰周兮再經理而為之廣拓自元符迄于景炎兮完新修舊之既數嘉爾志之忠且勤兮將為河沙億劫之封植敢舍心而捐廢兮於俯仰而無作燭龍不常耀兮纁黃忽其湮沒腐火之燼已滅兮未能噓之衰簷大厦之將頽兮未能

支之以一木慨古人之颯化方孰可與而卷
 度來者吾不聞方獨憤歎兮結情亂曰何陵
 谷之交錯兮何世途之踈踈兮何營營乎蠅
 角兮何舍本而趨末兮何嗟老羞早而縮恐
 兮何恚懣而不之覺兮何盜車而不遇之伯
 樂兮何畫畫不得工階而志墨兮何前修之
 有遺跡兮何壞此路之輒兮何謂不實而有
 獲兮何時參修為理之煤煤兮

自辨文

予之所作人皆以為迂誕今日之迂誕異日
 之受封策爵以此為驗之跡進身之階如君
 者之未知也昔有搜神記神異誌幽怪記山
 海經幽真錄當時所作莫不以為迂誕至今
 讀之使人感慨而已誰曰不然予嘗讀聖人
 書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及觀獲麟一經盟誓
 之辭災異之事屢見而登書或者議之以其
 言出於公羊左事各景之口始作俑者聖人
 亦不能諉其任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甚矣材之難也如此夫文
 章天下之公器非則辨是何辨之有予有所

作不知是邪非邪請為辨之段文昌所作平
 蔡碑太守陳珣去之獨有取於韓昌黎之文
 昌黎公雖後世之所欽服殊不知蘇內翰所
 謂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視段文昌為何
 如子之所作故無段文昌之材存之可也去

之不可也如或去之雖有此記誰無此語夫
 其必欲存之者非以為誇當世耀方未嘗感
 衆聽也不過後之有事於廟者觀吾記見吾
 行事不以暗室而自欺敬神之心油然而生
 矣記既作矣刻之書之必得其人予故敢用

為請撰君之心必有其說東坡公嘗曰平生
 不為人作行狀埋銘墓碑至於撰司馬溫公
 富韓公之行狀則曰不敢固辭終非本志君
 之所以為書碑者是亦以東坡自任歟雖然
 蔡邕謂盧植曰吾之為碑記多矣皆有漸色

獨於郭有道碑為無愧子敢以此為請云

塞謗文

予自領仙職以來普度而後未嘗一日與人
 交接時雖有片言隻字無非誘人之善語也
 苟非其人精純所嚮微兆莫報若夫水旱疫

癘意外之變是皆子之弗德惟有恐懼修省
 曲盡銷禦之道而已至公無私疑問則有籤
 杯如禱斯答今之箕筆不可驗者蓋其間有
 一等罔象非賴行巧設好假以狐妖鼠性闕
 其戶聞其無人而文飾其說致使爭錯鈞誇

矣云是謂人可欺也而神可欺乎語曰可欺
 也不可罔也魚目隋珠真贗可見有識君子
 毋惑滋甚反為神羞姑作筆為塞謗之辭云
 天其神問神居冥冥胡然化筆刻刻厥靈編
 珠綴玉皎如日星班張買馬莫之與京活人

之書韓康未消陰陽宅兆郭公景純龐景景
 從車蓋塞門德饑人心何千萬年今也不然
 藏神於天出入無入有世謂之仙虛無縹緲嘿
 嘿何言豈期夜鼠假以狐鳴顛倒縲錯使人
 不平持神之悅具男具與云誰之辜壠斷賤

夫欺不可罔或敢侮乎積惡滅身人禍鬼誅
 若等儒冠肖貌如人鬼神無常豈昧之聞昔
 日之靈汲於經管今日之晦廟事已成自衛
 自驚惟神之耻絕筆有歌又屬人耳譌以訊
 之無從詭隨斯文是作以塞謗語

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非神賦

女媧氏之斷髮足兮渾淪始離嵩泰衡恒華之蓋我兮其神曰祇帝舜柴而禹巡兮秦權而漢祠遂右之傳而不証兮誰謂水龍而木菱于之鼻世兮基於下邳發采石之孕靈兮消驚峰之現奇嗟魂燬魄淵之瞬息兮冥招膏閭以驅馳哀清廟之荒唐兮白晧嬰弟之委蛇欲毀冠而裂冕兮視世途之險巖大厦將頽而不理兮恐一木之莫支巖昭陽之大荒落兮吾刻刻于羅池假毛錐子以為言兮顛倒而妍媸或讓巧而嗶嗶兮擬倣以為吾欺煽掉舌而葩葉兮喋喋乎秦儀汝惜惜而解兮寧質質而自持臂詭小而螭螭兮胡井管而管窺腹便便而蛻蛇兮不若盛酒之鷓夷索谷生朝終自滅兮短狐伺影竟何為天地漫漫而無極兮死生浩浩而誰知阮瞻之辯是非兮骨肉化為塵泥謂吾言之不足證兮巫新妻以為期亂曰天道之福善禍淫兮如未立而影隨彼誦詭而徂狂兮羌猶豫而狐疑敬神如在左右兮予嘿嘿而何辭

莫毀碑辭

莫毀碑者言碑之不可毀也辭者聲其罪之辭也其辭曰甚矣時俗之變詐兮黠鼠智且梔貌而蠟言兮效汝曹之囁嚅巧盡竟莫壯於犬馬兮唯鬼魅之是圖不涉大行而涉魚鳧兮又熟知其長途玄靈之決讎兮匪若木之不靈憐螢之逐暗兮謂長夜之冥冥彼黠面而人言兮不離狸狸蟒蛇其可以吞鹿兮乃自狡而穿鱗以射學為卷身兮弄卒陷於厥軀蹟彼貨而遭兮崇反對於妻孥靡之惡將言盈兮覆以滅而恣書刻爾石之珍厥宗兮妣以聆其咏咏倏曠黃之西沒兮忽沃焦而東注觀天網之縱橫兮執三面之能去吹蓋於托而羨兮猶執熱而不悟亡執之可鑒兮故作邠人之踵步武鼎不可於潛伺兮何庸口吻之喋喋鼓木至於埋沒兮而日炙中立之聲酸灼兮何為女子之境說元戎之精忠耿耿兮何迴讎人之謀孽公論之有優劣兮珣非私而左韓因鞅鞅而有感慕兮知造物之好還典刑具備兮萬世不刊彼昏不知

兮縱肆兇頑焚傳將以淪經兮邵與盧而執存白石之牛不忍其殷棘兮於亮奚寬或禍福動人兮儀覽千門或幽冥異路兮致責於溫宜今昔之不同兮事無果報抑水火之妄評兮不敢漏言於慎龜黔虺非姚異兮德潛通於彼吳是以福善禍淫兮用天之道接鼠尚且忌蹠兮彼胡不思欲以一指而掩衆目兮夫誰與欺天天是椽兮咎將執誰莫毀碑兮予又莫辭嗚呼噫嘻如是諸斯

卅二

卅三